

雨後的彩虹，總是綻放得如此美麗，一場疾病能帶來什麼，除了疼痛，內心中的巨大煎熬，與時時擔心病情惡化的恐懼，才著實啃食靈魂，人生除了受疾病擺布，也能有意料之外的別種可能。

我今年二十四歲，在最美好的年紀中，突如其來的疾病，成為我生命中的轉捩點。我曾悲觀的以為，在被判下病名的同時，生命就讓它荒蕪，以為自此後的人生，將沒有夢、沒有花，只剩下一大片恐怖漆黑的塗鴉。

二十二歲那年夏天，剛從大學畢業的我，興高采烈的抱著夢想藍圖進入客家電視台上班，身為社會新鮮人，除了不斷適應職場生涯與求學階段的差異，更努力在工作中尋找小小成就，喜歡挑戰的我，就這樣一步一腳印的工作著，直到那年十月。

病起

我開始感覺手肘、肩膀，甚至全身痠痛，天天都睡不飽，每早起身時，彷彿身上拖了千萬斤的重量，就連踏下床，腳底都覺得疼痛劇烈。但我不以為意，當時的工作需輪班，有時半夜十二點才到家，而隔天十點卻得準時出門，因此一心以為是過度疲累釀成的。隨著天氣漸漸轉變，從蕭颯的秋天進入寒冬，以往冬天都穿黑色透膚絲襪出門、只怕熱不怕冷的我，開始每天穿著雪靴出門，不僅保暖，更因為雪靴柔軟的底，足以保護我的腳踝，讓我的疼痛緩解。

在那之後，我開始踏上了三個月的復健之旅。用超音波、水療、電療等標準療程，但持續一段時間後，發現自己的手腳仍然疼痛不已，心中難免擔心，還特地跑到榮總掛骨科，骨科醫生告訴我，一切都很好，應該是痠痛，為我開了幾片外面藥局也買的到的貼布。於是不以為意，便這樣擱著了，直到再次被疼痛突襲，這次，我去看了中醫。

打開中醫的門，坐下來敘述症狀後，中醫師問了我一個問題「妳有免疫系統相關疾病嗎？」那時我想不透，我手腳疼痛和那有什麼關係？隨口回答：「沒有啊！」就忽略了。在治療了三周後，中醫師及推拿師父都覺得相當奇怪，怎麼我的疼痛絲毫沒有緩解？我心中也覺得困惑，連家中已七十歲的阿婆，走路都比我快，還攙扶著我行走，身體到底怎麼了？

確診

2012年過年，照慣例年初二回外婆家吃飯，患有乾燥症的表姐提醒我，要去過敏免疫風濕科抽血檢查，終於，我到榮總掛了陳瑋昇醫師的門診。第一次看診，醫生開給我一些簡單的關節藥，並要我抽血檢查，下個月再回診。

在等待報告出爐的過程中，內心非常煎熬，在每一個因劇烈疼痛無法入眠的夜裡，倉皇失措。既害怕得知自己生病了，又希望能找出身體狀況的根本原因。一個月後，報告出爐，醫生看了我的抽血指數說：「抽血結果還是有些問題，血液中的類風濕因子很高，高達822。這有兩種可能，有可能是B肝、C肝，也可能是類風濕性關節炎。」並建議我自費加測「抗環瓜氨酸抗體」，因為它的專一性較高，能相對精準判斷是否罹患RA。

當下我的心一涼，整個人恍恍惚惚，對類風濕性關節炎一知半解，印象中只有作家杏林子晚年的那些痛苦。一個月後，證實我罹患了類風濕性關節炎，也申請了重大疾病卡。那時候，我的天空很灰，但鎮靜的我，打了電話和幾位好友及當時陪在身旁的人說，我生病了，沒有情緒激動、沒有落淚，甚至反過來安慰他們，我的樣子，看起來如此樂觀積極。

而即使如此堅強，在夜深人靜時，仍崩潰了。我問上天：「我還如此年輕，我的夢想都還沒完成，為什麼我就生病了？」當醫生說這個病要一輩子靠藥物控制，二十年來總是被醫生笑不會吞藥丸的我，從那

一天開始，瞬間長大了，學會吞藥了。

治療

經過一步步的治療，我的發炎指數逐步降低，某種程度上來說，我是個認真有耐心的病人，會花很多的時間買書來看，研究病情，也很懂得在看診時和醫生討論，通常醫生都給我非常寶貴的資訊與建議。

從最初的奎寧到現在的斯樂腸溶錠，搭配 MTX，於今年七月開始，也自費打了恩博生物製劑，我的發炎指數從最初到現在，以百倍幅度下降，關節疼痛緩解，吃得好、生活過得自在，健康又回來了。

我接受了這個會伴隨一身的疾病，選擇用不同的角度觀看，雖然疾病帶來了一些折磨，但也讓我更關注自己、照顧自己，珍惜得來不易的平安健康。這一次，夢想的氣球可以重新遠颺，我也能重新展翅飛翔！